

读者
原创版

DUZHEYUANCHUANGBAN

世界上
最美的散文
·人生卷·

等到老去的那一天

《读者·原创版》杂志社 / 主编

等到老去的那一天，
静坐，独处，品一杯清茶，
慢慢地回味那些曾经的美丽与苦涩，
那些曾经的云淡风轻。



敦煌文艺出版社

最

DUZHEYUANCHUANGBAN

等到老去的那一天

《读者·原创版》杂志社/主编

等到老去的那一天，
静坐，独处，品一杯清茶，
慢慢地回味那些曾经的美丽与苦涩，
那些曾经的云淡风轻。



敦煌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等到老去的那一天 / 《读者·原创版》杂志社主编
— 兰州 :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5468-0632-7

I. ①等… II. ①读… III. ①散文集—世界 IV.
①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95176号

等到老去的那一天

《读者·原创版》杂志社 主编

出版人: 吉西平

图书监制: 刘 峰

责任编辑: 刘仕杰

选题策划: 吴小丽 刘 燕

特约编辑: 谭楚楚

封面设计: 马顾本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社地址: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568号

本社网址: www.dhlapub.com

投稿邮箱 tougao@dhlapub.com 编务信箱 gy@dhlapub.com

0931-8773084(编辑部) 0931-8773235(发行部)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14.5 插页 1 字数 140 千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 000

ISBN 978-7-5468-0632-7

定价: 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 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没有到不了的明天

- 最后一片叶 / 2
热爱生活 / 11
生命的篇章 / 19
遭遇蝴蝶袭击 / 21
嫉妒满花园 / 23
讨厌的家伙 / 26
一条电缆 / 29
激发意志的人生 / 32
最重要的生活法则 / 34
美梦成真 / 37

陪你到世界尽头

- 梦想之舟 / 44
高尔夫罗曼史 / 48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 52
38年的美丽早餐 / 54
深爱无言 / 56
爱是陪伴 / 58
爱走过风雨 / 60
纸上的爱情 / 62
蹉跎的爱 / 64
最后一封信 / 65
不合身的婚纱带来的称心爱人 / 68
生日夏威夷 / 71
在树林里 / 73
一小时的故事 / 81

恍然回首，往事如昔

重生的领悟 / 86
金丝雀 / 88
一座好谷仓 / 92
人生的峰顶 / 95

幸福最好 / 97
生活故事之感悟 / 99
别浪费你宝贵的时间 / 101
从不说做不到 / 104
当你徘徊在人生路口 / 106
我一辈子的老师 / 108
去伪存真 / 110

那一场呼啸而过的青春

阿拉比 / 114
障碍本身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 122
弱点有时给你最大的力量 / 124
一生最大的收获 / 126
休息日你怎么过 / 129
生命的最佳时期 / 131
快乐自己做主 / 133
让教训不要重复出现 / 136
不要忽略那些小想法 / 139

我们拥有美丽的梦想 / 141

热情可以创造奇迹 / 143

释放你最大的潜能 / 145

一切都会好的

如果今天是世界末日 / 148

把握生命的每一时刻 / 150

是个男人，就不能只是坐着 / 152

你是生命的最强音 / 154

孩子的祈祷 / 156

凡事有定时 / 158

美妙感觉 / 160

喜欢你自己 / 163

点燃目标的希望之火 / 167

生活的真谛 / 169

懂自己，才能想未来 / 172

人生从跟对人开始 / 174

树立积极的目标才能成功 / 176

我在时光深处等你

- 暮年之时 / 182
- 致年轻人 / 184
- 你的房子里有什么 / 188
- 铭记微笑的力量 / 191
- 有些事不必太认真 / 193
- 快乐生活ABC / 198
- 输赢不是争吵出来的 / 201
- 成为一个健谈者 / 204
- 探寻未知 / 207
- 梦想与理想 / 210
- 半对半生活 / 213
- 世界更高的规律 / 215
- 为悠闲者辩护 / 217
- 生命中每一天都是新的 / 220

没有到不了的明天

最后一片叶

文_欧·亨利

华盛顿广场西面的一个小区里，街道错综复杂，形成了崎岖狭长的小胡同，被称为“巷子”。这些“巷子”角度怪异，线条奇特，街道甚至会同自己本身交叉一两次。一位艺术家曾经发现了这条大街的可贵之处：如果有人来收颜料、纸张和画布的账款，就会在这条大街上七转八拐，最后突然发现自己又绕回到了原处，但依旧两手空空，未收回一文钱！

所以，搞艺术的人很快就都聚集到了这个古老而离奇的格林尼治村。他们四处搜寻朝北的窗子、18世纪的山墙、荷兰式的阁楼和低廉的房租。然后，他们从第六街区“进口”几只锡铅合金的杯子和一两个烘锅，这就成了他们的“据点”。

有一处低矮的三层砖瓦顶楼，那儿就是苏和琼西的画室。琼西是乔安娜的昵称。她们一个来自缅因州，一个来自加利福尼亚州。她们是在第八大街的“德尔莫尼科”的餐馆里吃饭时相遇的，发现彼此在艺术、饮食和衣着品味上都非常契合，于是就共同创建了那家画室。

那是五月份的事了。到了十一月，街区里突然闯进了一位冷酷的不速之客，它冰冷的魔爪肆意横行——医生称之为“肺炎”。这个无情的蹂躏者在广

场东面趾高气扬地肆虐，残害了很多人的生命。然而，在这个狭窄、青苔蔓生、迷宫一般的“巷子”里，它却放慢了脚步。

“肺炎先生”可不是你们所谓的那种具有骑士风范的老绅士。一个被加利福尼亚的西风吹得不见血色的柔弱女子哪是这个摩拳擦掌、气势汹汹的老混蛋的对手。可它还是没有放过琼西。琼西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张刷过油漆的铁床上，透过荷兰式的窗格，凝望着对面砖房空白的墙壁。

一天早晨，那长着乱蓬蓬灰色眉毛的医生神色匆匆地把苏叫到走廊上。

“听我说，她的病只有——十分之一的希望，”他一边说一边甩着体温表，让水银柱滑下来，“而这一线希望取决于她的求生欲望。人要是放弃了生存的念头，存心想去殡仪馆排队，那任何医药都无能为力。您这位朋友认定自己是好不了了——她有什么心事吗？”

“她——她希望有朝一日能去画那不勒斯海湾。”苏说。

“画画？——胡扯！有没有值得让她一再花心思去想的事——比方说一个男人？”

“男人？”苏像犹太的竖琴一样从鼻子里哼了一声，“男人难道值得——可是，哎，算了，医生，根本没那回事。”

“哦，那么，这正是她虚弱的原因。”医生说，“我会竭尽全力，用科学

所能达到的一切办法来为她治疗。可要是我的病人开始数她出殡队伍中的车辆，那我医药的疗效就要减少百分之五十。如果你能使她对今年冬季大衣袖子的新款式有兴趣并提个问题，我就可以向你作五分之一的保证，而非十分之一。”

医生走后，苏走进工作室，哭了，眼泪把一张日式餐巾纸弄得一团湿。然后，她带上画板，吹着轻松欢快的口哨，装作精神抖擞的样子跨进了琼西的房间。

琼西裹在被子里，脸对着窗子，一动不动。苏以为她睡着了，赶紧停止了口哨。

她架起画板，开始为一本杂志上的故事画钢笔插图。青年画家必须通过为杂志社的故事作插图来铺平他们通往艺术的道路，而那些故事则是青年作家通往文学殿堂的铺路石。

苏正在为小说里的主人公——一个爱达荷州的牛仔，画一条在马匹展览会上穿的高雅马裤和一副单片眼镜。一个低低的声音传入了她的耳朵，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她急忙来到床边。

琼西双眼圆睁，盯着窗外，数着数——是倒着数的。

“十二，”她说，过了一会儿，“十一”，接着“十”、“九”，“八”和“七”几乎连在了一起。

苏关切地看看窗外，那儿有什么好计算的呢？只有一个光秃秃、阴沉沉的院子，20米外，还有一堵砖墙的空白墙壁。一株沧桑衰老的常春藤，攀爬在砖墙的半中央，根部扭曲枯朽。寒瑟的秋风几乎扫落了藤上所有的叶子，只剩下光秃秃的枯枝虚弱地攀附在那几乎化为齏粉的砖块上。

“怎么了，亲爱的？”苏问道。

“六，”琼西说道，几乎是在耳语，“它们现在落得更快了。三天前，还有将近一百片，数起来让我头疼。可现在简单了。又落了一片，只剩五片了。”

“五片什么啊，亲爱的？告诉你的苏迪。”

“叶子。常春藤上的叶子，当最后一片落下时，我也得走了。两天前我就知道了，难道医生没有告诉你吗？”

“哦，我可从来没听过这种无稽之谈，”苏极其不满地奚落道，“那老藤叶和你恢复健康有什么关系呢？你过去不是一直很喜欢那株藤树吗？你这淘气的姑娘，别犯傻了。对了，今早医生告诉我，你很快就会康复的——让我想想他到底是怎么说的——他说十有八九能好！啊，那就是说康复的可能性几乎与我们在纽约搭有轨电车或是走过一幢新建筑物一样。来喝点儿肉汤吧，让苏迪回去画画吧，这样才能卖给那些编辑，来给她生病的孩子买葡萄酒，也给自己买点儿猪排解解馋。”

“你没必要再买什么酒了，”琼西说，眼睛定定地看着窗外，“又落了一片。不，我也不要什么肉汤，叶子只剩四片了。我想天黑前看到最后一片叶子落下来，那时，我也该走了。”

“琼西，亲爱的，”苏俯下身说，“拜托你在我画完前闭上眼睛，不要看窗外，好不好？那些插图我明天必须得交。要不是需要光，我早就把窗帘拉上了。”

“你不能到另一间屋子里去画吗？”琼西冷冷地问。

“我宁愿待在你这儿，”苏说，“再说，我也不想你老盯着那些无聊的藤叶。”

“你一画完就告诉我，”琼西闭上眼睛躺了下来，她面色苍白，一动不动，像一尊倒下的雕塑，“我想看到最后一片藤叶落下。我累了，不想再等了，也不愿再想了。我想摆脱一切，像那可怜的、疲惫的藤叶一样慢悠悠地飘下去，飘下去。”

“赶紧睡吧，”苏说，“我得把贝尔曼叫上来，让他给我当那个隐居老矿工的模特。我一会儿就会回来的，我回来之前别乱动。”

贝尔曼是一位老画家，住在她们这座楼的底层，六十多岁。他长着像米开朗琪罗的雕像摩西一样的胡子，它从半人半兽的森林之神脑袋上沿着小鬼般的身体弯弯曲曲地垂下来。贝尔曼在艺术上非常失败，他挥着画笔画了四十年，

还不曾摸到艺术女神的裙带边儿。他总是酝酿着一幅传世经典之作，但始终也没见他动笔。几年来，除了时不时涂抹一些商业画和广告画之外，他什么也没画过。他给那些“据点”里雇不起专职模特的青年艺术家充当模特，挣几个钱。他过量地饮用杜松子酒，不断地谈论他未来的杰作。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个脾气暴躁的小老头儿，猛烈地嘲讽任何人的温情，却甘愿做保护楼上两位青年艺术家的看门狗。

在楼下光线昏暗的小窝里，苏找到了酒气熏天的贝尔曼。角落的画架上是一块空白画布，二十五年来，一直等候着迎接传世之作的线条。苏把琼西奇怪的想法告诉了他。她是多么害怕那轻柔脆弱的琼西会抓不住她与人世的最后一丝联系，像枯叶一样随风飘逝。

老贝尔曼红红的眼睛里分明涌出了泪水，他咆哮着表明他对这白痴的想法是多么轻蔑和不屑。

“混账话！”他嚷道，“世界上还会有这样的笨蛋，叶子一落就想死。我从没听过还有这种事。不，我没心情给你那个傻瓜隐士当模特。哎，你怎么会叫她的脑袋里生出这种愚蠢的念头呢？哎，可怜的琼西小姐！”

“她病得很严重，很虚弱，”苏说，“高烧把她烧糊涂了，她满脑子古怪的想法。好了，老贝尔曼先生，如果你不想给我当模特，我不勉强你，但我觉得你是个讨人厌的老——老啰唆鬼。”

“你真是个妇人！”贝尔曼叫道，“谁说我不愿意？走啊，我陪你去。我

都说老半天愿意帮你忙了。天啊！像琼西这样的好姑娘，不该在这种地方生病啊。总有一天我会画一幅杰作，到时我们就离开这里。天啊，会的！”

他们上楼时，琼西已经睡了。苏把窗帘拉下，一直遮住窗台，示意贝尔曼去另一间屋子。在那儿，他们忧心忡忡地看着窗外的那株常春藤，四顾无言。过了一会儿，冷雨夹着冰雪固执而持久地下着。贝尔曼穿着蓝色的旧衬衣，坐在一只倒放着作为岩石的大鼓上，扮成隐居的矿工。

第二天一早，只睡了一个多小时的苏醒来发现琼西睁大着两眼，呆呆地盯着那拉下的绿色窗帘。

“把窗帘拉开，我想看看。”她低声命令道。

苏很快地听从了。

可是，看呐！经历了一夜漫长的狂风暴雨，那儿居然还有一片常春藤叶依偎在砖墙上。那是藤条上的最后一片了，靠近叶柄处是深绿的，但锯齿状的叶片边缘已经呈现出枯黄，它傲然地悬挂在离地面二十米高的树枝上。

“它是最后一片了，”琼西说，“我想它昨晚准会落的。我听到了风声。今天它会落下的，而那时我也就死了。”

“亲爱的，亲爱的！”苏把疲倦的脸庞挨近枕头边上说，“即便你不想自己，也想想我啊。我该怎么办啊？”

可琼西没有回答。世界上最孤寂的莫过于一个准备踏上神秘而遥远的死亡之旅的灵魂了。当她与友谊和尘世的纽带一点点松开时，那种幻想似乎把她抓得更紧了。

这一天终于挨过去了，黄昏时分，她们仍然看到那片孤零零的藤叶倚着墙壁紧紧地挂在茎上。随着夜色渐浓，北风又开始咆哮，雨点不停地敲打着窗户，雨水从低矮的荷兰式的屋檐上倾泻下来。

天刚蒙蒙亮，毫不留情的琼西又要把窗帘拉起来。

那片藤叶依旧在那儿。

琼西躺着，久久地注视着它。然后她开始喊苏，苏正在煤气炉边忙着给她熬鸡汤。

“苏，我是个坏女孩，”琼西说道，“天意让最后一片藤叶留在那儿，来表明我曾经有多邪恶。想死就是罪恶。现在给我点儿肉汤，再加点带葡萄酒的牛奶，再——不，先给我拿面小镜子来，再替我把枕头垫起来，我要坐着看你煮汤。”

一小时后，她说：“苏，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去画那不勒斯海湾。”

下午医生来了，在他离开时，苏找了个借口跟他来到走廊。